国际舞蹈来到上海 让我们看到什么

方家骏

现代舞《大师之夜》剧照

回眸与前瞻

18年前，我专程到北京去看被称为“德国现代舞第一夫人”的皮娜·鲍什的演出。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中国演出。打开眼界的同时，她的一句话指点了我如何观察舞蹈，那就是：我对人们如何动作并无兴趣，只在乎他们为何这样动作。

今天，国际舞蹈交流远不是18年前的状况，接触世界一流艺术的机会，在上海更胜一筹。2025年从年头到年尾，全球各种舞蹈流派纷至沓来，兼顾古典与现代；一年一度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更是一次丰富多元的展示。可以说，上海舞蹈观众的眼界很开阔，然而，“从中究竟看到了什么”仍然是个被冷落的话题。

> 走到今天，舞剧一族已经有能力以舞蹈本体承载复杂叙事和深邃表达，观众也希望通过动作质感、节奏变幻、空间拓展，直接“阅读”作品的精神之火，在深刻的“看见”中凝望审美的成长

舞蹈空间的探索

现代舞《大师之夜》由15位中国独立舞者发起，集结24位中国青年舞者演绎国际编舞家享誉全球的三部佳作《梦不见了，但我记得》《仙人掌》《-16》。这个创意很好，作为了解世界舞蹈潮流的窗口，我们不只有引进国外舞团演出一条路，中国舞者表演国外作品更是一种深度参与、深度感知的舞蹈实践。在2025年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大师之夜》一推出，便让我们看到艺术方法的对话出现了一个新主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梦不见了，但我记得》题目有点绕，仔细想来，又十分好解，意味着一场从“失去”到“留存”的精神跋涉。作品通过两堵墙和一方地板，重新定义了舞蹈空间——舞者（抑或说人物）和作为道具的桌椅是可以上墙的，平面是可以倾斜倒置的；随着平面的倒置，人是可以倒悬着表演的。三个可利用平面不断变化，运动调度突破了秩序边界，光影错觉重构了物理空间，于是，舞台不再是简单的表演场，而是一个储存梦境的容器——舞者像记忆碎片一般漂浮，在不可驻足的物体上停留，反重力的运动逻辑精准模拟了人对梦的记忆。

作品给观众带来的意外时时在发生，同时也让观众体味到呈现这种意外之难。由此想到，不少舞蹈编导埋头于“肢体开发”，执着地要把肢体的可能性拓展到极限，却很少关注舞蹈空间的开发。而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独创性空间语言使舞蹈的意象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比单纯的肢体开发有更为宽泛的前景，也正在成为国际舞蹈作品追逐的潮流。演出间隙，邻座的白发女士热心地向我介绍《梦不见了，但我记得》的法国编导尤安尼·布尔热瓦。我说：“我已经注意到，他不仅是一位舞蹈家，涉及的领域还很广。”尤安尼之所以能借助身体与空间的物理关系创造出舞台神话，与他具有多方面的学识有关。白发女士长年在国外从事舞蹈教育，我们的交流最终归结到：多学科知识将是未来舞蹈创意的一个重要支撑。

也许是在中国舞剧里看了太多队列操式的舞蹈，以至我对表演空间的开发抱有执念。这就要说到《仙人掌》——14名舞者，每个人的表演范围只是一块一米见方的平台，它似乎在提示我们，“开发空间”并非无节制扩张，也不只是拓展出足以让舞者上天入海颠来倒去的场域。“局限”是对空间的有效利用，甚至是更智慧的开发。这中间似乎存在悖论，仔细想，却蕴含着舞蹈人的哲思。

拼图游戏似的14个方块，舞者如何行动，如何破局，如何与他人互动，其中的戏剧性乃至机智隐喻引人入胜。编舞家借助灯光的秒变，切割出一个又一个几何图形，创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空间切换，仿佛是人站在不同角度、不同轨道上的探问——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干吗？这就引出另一个话题：倘若没有现代数字技术，舞台灯光做不到如此精准的“卡点”，以精灵般的敏捷辅助编舞家完成从想象到视觉成形的跨越。编舞家闪烁的灵感，只能归于率性而无法兑现。而今天的高科技成全了更高层次的艺术表达，然而技术痕迹隐于背后，却是人类一个清醒的选择。在《仙人掌》里科技含量极高的灯光效果，照亮的是人，是编舞家的思想，是语言无法穷尽的舞蹈魅力，它不是一个占据C位的表演者，甚至有意让观众忽略它对于精彩表演的重要作用。在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今天，编舞家对科技与人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回应——艺术尚且如此，生活又何尝不是？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作为观众的我们，看到了这番深意。

舞蹈叙事的成长

2025年，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携《罗密欧与朱丽叶》时隔9年再度登临上海。舞者对于罗密欧的全新塑造，让我仿佛从未听过这个故事，也从未见识过这样一个灿烂纯真的罗密欧。一部穿越60年时光的舞剧，由此生发出新的活力。

长期以来，斯图加特版《罗密欧与朱丽叶》被视为权威版本。编舞家克兰科所创作的这个版本，不再是故事框架下的舞蹈炫技，而是将戏剧性上升到和舞蹈一样重要的地位。

今天，我们看这部“叙事芭蕾”的典范之作，鲜活的人物塑造成为新的亮点。在我观看的那场表演中，首席舞者埃里克松饰演的罗密欧，从上场第一分钟起，就不遗余力地向观众展现他认知中的罗密欧——不是司空见惯的骑士风度，是年轻、冲动、活力四射构成了罗密欧美好的特质。即使在大群舞中，也须臾没有游离那种“撞见爱情”“伺机而动”的少年情态，以至于沉闷的舞会场面透露出强烈的青春气息，而他始终是那个不被人群淹没的热情少年。我以为，这更符合莎翁创造这个人物时的底层逻辑，也最符合现代观众口味和想象。

“阳台双人舞”是公认的高难度舞段，埃里克松不为技术所累，把释放真实情感视为舞台最高任务，双人舞配合不着痕迹地隐匿于情绪之下。闭幕前的一霎，他以超强体力，攀着阳台引体向上，似舞蹈又不是舞蹈，是情感喷发又极具个性。此刻，每一位观众都接收到了他沉溺于爱情的幸福感。瞬间爆发的掌声，是观众对炽烈爱意的会心呼应。一部典范之作，从“舞蹈深嵌于剧情”走到“表演不为技术所累”，意味着舞蹈叙事的不断演进。

当我们还在争论“舞剧要不要叙事”的时候，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编舞家艾夫曼已经用他的作品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故事是舞剧的核心。人们把艾夫曼从“叙事芭蕾”分解出去，另立流派，冠以“心理芭蕾”的头衔，把舞剧的事搞得有点复杂。在我看来，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艾夫曼的作品更注重人物心理刻画而已，而所有这些都可归结为：身体写就的戏剧诗篇。

印象中，艾夫曼的舞剧《卡拉马佐夫兄弟》并非首次来沪演出。但2025年的这次公演，依然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波。演出卓越的艺术表达、充满戏剧张力的肢体语言，令观众震惊。

舞剧《卡拉马佐夫兄弟》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80万字的文学巨著。这是一场艺术冒险。我们看到，将原著中极为复杂的情节转换为120分钟的舞剧，艾夫曼大致做了三方面的关键性转变：文学描写转化为视觉符号；叙事迷宫让位于情感风暴；哲学思辨化作可感知的舞台意象——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尖锐的笔触描摹了19世纪俄国的社会肌理，那么，艾夫曼则以雷霆万钧的舞蹈直指人性的深渊，并表现出强烈的反思精神。他毫不吝啬地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铺陈人物关系，接踵而来的舞蹈交织起一张人物关系的图谱。无论观众是否读过文学原著，当捋清了舞剧“父亲和三个儿子”的这层关系，就不存在看不懂的问题。同时，他用十分简练的手法作了必不可少的情节交代，弑父、葬礼、审判、指认凶手……这些关键细节在舞剧中几乎都只占用几秒时间，但观众一目了然且印象深刻。

艾夫曼的作品大多改编自文学经典，他以舞蹈独特的方式进行了成功的“翻译”，但翻译的不是文字，而是灵魂密码。在这场从文学到舞台的提纯、转译中，我们失去的是一些情节枝叶，却得以更直接地凝视人性之根；我们告别了语言的繁复，却在肢体诗学中遭遇了更加本质的生命诘问。早期依赖手势、哑剧的芭蕾叙事，走到今天，舞剧一族已经有能力以舞蹈本体承载复杂叙事和深邃表达，观众也希望通过动作质感、节奏变幻、空间拓展，直接“阅读”作品的精神之火，在深刻的“看见”中凝望审美的成长。

舞剧《卡拉马佐夫兄弟》剧照

特约刊登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跨文化的教育共鸣

孙惠柱

> 这部藏在童话外壳下的作品不仅为青少年带来了欢乐，更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代际关系与教育本质的新视角。在代际差异愈发凸显的当下，这样的作品更具启发性

剧光灯

一

看过罗尔德·达尔《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人，多半还会关心主人公查理那四个怪异、有个性的对手：他们都是坏孩子吗？真的都死了？这个畅销60余年的故事衍生出多个版本，开头差不多，结局不一样：五个孩子有幸进入神秘的巧克力工厂一饱眼福、口福，四个有贪婪、虚荣、偏执等毛病，他们自作自受，逃不脱致命的惩罚，一个个消失了。在电影里，后来他们脱胎换骨走出了工厂；在2025年岁末于文化广场上演的百老汇音乐剧里，观众要等到最后才能看到“他们”——但那是穿着“他们”的服装来谢幕的演员。

一般来说，讲同样的故事，电影版总要比戏剧版更照顾大众的心愿，而戏剧往往更喜欢追求一种深刻。但这个音乐剧《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是给青少年看的，消失的结局对孩子是不是太苛刻了呢？剧中多达五分之四的孩子有严重的缺点，他们输了还不够，还必须死？西方戏剧起源于古希腊那些以毒攻毒的“净化型戏剧”，中国的传统是更喜欢以和为贵的“陶冶型戏剧”。有趣的是，像《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这样赏罚分明的教化故事，倒可能更配中国家长的胃口，因为中国的教育更严格。而中国孩子习惯了家长和老师的严厉，看到这个戏，觉得简直太好玩了！主题虽说是教育，却一点也不枯燥。布景绚丽之极，所谓的巧克力“工厂”原来是个连迪斯尼也要自愧不如的儿童乐园，处处都冒出科幻的超能力。舞台上既展现了一个当代的故事——有巧克力还有自媒体，又有童话才会有的超自然的想象。音乐剧的词曲来自七获奥斯卡提名的作曲家马克·施艾曼，让人一听，就忍不住想随之起舞。

二

罗尔德·达尔的原著1964年初版，彼时西方社会尚未流行后来那些放任自流的快乐教育之类的言论，还比较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包括教孩子要节制贪欲、刻苦自律等。很快激进的西方左翼文化革命来了，这本书遭到了批判。意见聚焦于在厂里做工的小矮人这一群体所映射出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原书插图中这一群体肤色像巧克力一样，而且来自白人老板旺卡外出探险发现的某个殖民地。作者听了批评意见后及时做了改正，小说再版时把他们改成了看上去像嬉皮士的白皮肤小矮人。此后，书继续畅销，是世界公认的文学经典，还多次被搬上大银幕。音乐剧版则于2017年登陆百老汇，演出超过300场，广受好评。

西方有关教育的影、视、剧名作很多，大多是明确地站在孩子一边，鼓励他们张扬个性，反对师长的压制，如《春之觉醒》《摇滚学校》《玛蒂尔达》（此剧也改编自罗尔德·达尔的小说，写于西方文艺作品中家庭价值观淡化的1988年）等，都是长演不衰的音乐剧。那些剧都已在上海、北京演过，或多或少冲击了我们的传统教育理念。

那些教育题材剧的主题如出一辙，似乎代表了西方的“主旋律”，和我国尊师重教的传统观念刚好相反。而新中国涉及教育的著名剧作几乎都毫不含糊地要“前浪”教育“后浪”，20世纪60年代的《年青的一代》、改革开放后的《救救她》皆是典型代表，即便被视作思想解放标志的首部小剧场戏剧《绝对信号》，讲述的也是老师傅规训犯错青工的故事。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戏剧教育意义的认知，难道就如此针锋相对吗？其实也未必。因为西方还有《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这样受到各门类艺术家和大众喜爱的作品，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文化之间人同此心、美美与共的可能。

三

我们的社会特别注重“教”，尤其是“家教”。家庭中只要有个学龄青少年，最常听到的话题一定是有关学校和教育的。但为什么我们热衷的各种命题作剧的“教育戏剧”常常变成说教，很难引起孩子的兴趣，而《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能做到寓教于乐，一点也不呆板呢？这部作品告诉我们，讨论教育主题不见得一定要以课堂、学校为背景，完全可以天马行空，带孩子去他们更喜欢的地方“玩玩”。孩子天生都有各种欲望和个性，不要简单粗暴地否定，只是要设置好条件。

小说和电影版《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里还有一条极有意思的平行情节线：老板旺卡小的时候，他那牙医父亲不许他吃任何甜食，嘴上永远要套牙箍，于是旺卡出走，父子决裂。这倒很像初学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常看到的负面旧式家庭——《家》中的小儿子也受不了长辈压迫离家出走。但在《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旺卡的反叛并非不可逆转。他受查理一家其乐融融的感召，回家去找父亲，最后竟实现了中国式大团圆——可能是照顾了少儿文学的特殊需要。音乐剧版因篇幅所限删去了这条副线，有点可惜。如果能在舞台上展现两个家庭殊途同归的故事，就能融合长辈教化小辈与孩子自主成才这个教育问题的一体两面，更完整地展现理想的教育。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是一部我们非常需要但很少见到的“代际问题剧”——这个名词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还有点陌生。戏剧一向长于探究人际关系，特别是根据“人以群分”的常识，用舞台上的个别角色来代表特定的人群——有时候作者都未必能明确意识到。因此，《玩偶之家》讨论的是男女两性之争，《汤姆大叔的小屋》反映了黑人与白人的矛盾，《国王与我》讲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这些戏都有了近乎公认的类别标签，而“代际问题剧”还很少有人关注。事实上，不同世代之间的代际问题是人类最具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几乎贯穿在所有性别问题剧、种族问题剧、文化问题剧中。娜拉为了自己的自由，抛下三个孩子出走，表明了她对还不能发声的下一代的忽视；汤姆大叔对白人相对恭顺，而后辈黑人的态度则倾向反抗；暹罗国王君临于几十个孩子之上，英国女教师要求他给下一代自由。这些名剧中都有代际问题。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主要讲一个工厂的故事，本来难免触及厂里的阶级差别，但作者聪明地回避了贫富冲突，将重心放在几个访客家庭的内部问题上，让富人家长对孩子的无原则纵容和贫穷的查理一家人的关爱互助形成鲜明对比，不言而喻地传递出教育的要旨。

多数代际问题剧聚焦于一家人内部的代际关系，也有一些扩大了“家庭”的概念，探究类似家庭的紧密团体内部的代际关系，例如《教父》。近年流行的美剧《继承之战》则把家庭和家族公司的代际传承合而为一。《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结构很独特，设置了两条看似对立的代际关系线发展，而且逐渐合并：查理有个大家庭，家里好几个老人，但没家产可以继承；旺卡孤身一人，经营着最大的巧克力工厂，想要找个继承人。没有家庭的他不相信任何人，想出一个只有童话中才会有的“管理方法”，用金奖券随机请五个喜欢巧克力的孩子，到工厂来面试。天意还真让他找到了好孩子查理，不料，查理对旺卡定的必须离家单身进厂的条件毫不犹豫地说了“不”。竟会有人觉得家那么重要——还是那么个又穷又破的家？旺卡这才开始怀疑，他几十年来对家庭的负面看法真那么有道理吗？

最终，查理到底继承巧克力工厂了吗？他的那些家人呢？这就不能再剧透了。读者还是自己去看吧——也不要全信我的话。希望音乐剧《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能很快再来上海演出。或者，干脆期待一个中文版？这部藏在童话外壳下的作品不仅为青少年带来了欢乐，更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代际关系与教育本质的新视角。在代际差异愈发凸显的当下，这样的作品更具启发性。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剧照